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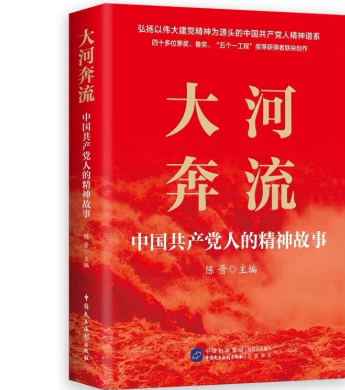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界以丰富多样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—— 让红色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生长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。文学界推出主题出版物，开设期刊特色专栏，组织作家采访调研、诵读研讨，以丰富多样形式砥砺初心使命、凝聚奋进力量，让红色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生长。

■ 书写激荡信仰力量的英雄史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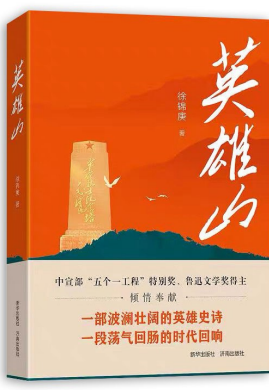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，不少主题出版新作在传承红色精神、彰显时代价值的同时，持续创新艺术表达方式，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淬炼思想品格、获得精神滋养。丁晓平的《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：中共七大启示录》、吴真的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、徐锦庚的《英雄山》、高建国的《渡江南进》、叶淑平的《光荣亭——来自才溪基层社会治理的故事》等作品，《沉默的荣耀》等热播影视剧的同名原著，深挖红色文化内涵，拓展革命叙事边界，丰富了多层次、立体化的红色主题出版格局。

由党史专家陈晋主编的《大河奔流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》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），集结梁衡、王宏甲、徐剑、李舫、李春雷、陈启文等文学名家参与创作，通过系统梳



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，精选重大事件与典型人物，将真实的人物与复杂的历史情境深度融合，以严谨而生动的笔法讲述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精神故事，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信仰与行动铸就的精神图谱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扇读懂中国共产党精神气质的文学窗口。

青年作家康岩的纪实文学新作《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》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），讲述李大钊、瞿秋白、张仲实、张钟朴、顾锦屏5位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者的人生轨迹，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在中国本土化推进的完整脉络。从“播火者”到“革命者”，作品将翻译家的个人命运编织进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中，生动诠释了理想信仰照亮人生的磅礴力量。



■ 展现新时代文学创作丰富样态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，多家文学期刊推出主题专号与特色专栏，集中刊发一批红色题材的佳作。徐贵祥的中篇小说新作《归来》（《人民文学》2026年第3期），通过寻找革命烈士蔡鼎身世的故事，不仅深刻探讨记忆、身份与归乡等永恒的文学母题，更通过“英雄的归来”这一饱含力量的精神意象，诠释深沉厚重、历久弥新的英雄情怀。海飞的中篇小说新作《九月》（《十月》2026年第2期），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因电台和密码而引发的谍战故事，作品情节和人物身份不断反转，不仅是对战争的记述，更是一部关于重建信任的

宣言书。吴为山的雕塑《旗帜》亮相《中国作家》文学版2026年第7期封面，同期“博观”栏目配发陈观旭的鉴赏文章《以塑载史 以心铸魂》，阐释了该红色经典雕塑作品给人带来的启迪与思考。

立足青年代际视角深耕革命历史书写，成为当前红色题材文学创作的新趋势。在“新时代红色文学专号”（《青年文学》2026年第2期）中，短篇小说《雁门关伏击》《一号坑道》、中篇小说《一九四二年的猎人》、非虚构作品《罗氏》《南山里》、散文《中复，中复》和组诗《最后的子弹》等作品集中亮相，展现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气象。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选作品”专栏（《星火》2026年第3期）刊发黄道远的短篇小说《千鸟之舞》，以“千鸟齐飞、聚散起落”为喻，诠释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探索真理的精神底色，具有细腻深刻的人文质感。同期“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选作品”专栏推出罗荣的短篇小说《回乡》，以主人公返乡寻根为叙事主线，在家乡的今昔对照中凸显先辈舍小家为家国的人生抉择，情感真挚、细节鲜活。

105载风雨兼程，105载波澜壮阔。广大作家将持续以鲜活笔触讲好党史故事、英雄故事，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、传承革命文化的道路上步履不停，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、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文学力量。

据《文艺报》

书海潮声

郁达夫中篇代表作《迷羊》26页手稿重现于世

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，现存大部分为其在上海时期创作

“半个多月前得知有这份郁达夫手稿，也看到了照片。如今得见原件，十分欣喜。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盯着展柜中郁达夫中篇代表作《迷羊》的手稿，细细观摩。手稿共26页，内容为《迷羊》第一章后半部分和完整的第二章，约占全书十四章之六分之一的篇幅。

在新文学时期名作家中，郁达夫存世的手稿稿本最为罕见。现存已知的公藏手稿，仅国家图书馆的《毁家诗记》。这是继九年前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小说手稿重现于世后，市场出现的最重要的郁达夫手稿。也因此，6月27日至28日，它们甫一现身西泠印社2026年春拍上海巡展，引发收藏界和文学界的关注。

郁达夫人生转折期的创作

据陈子善介绍，1926年11月4日，郁达夫开始动笔创作《迷羊》，于广州、上海两地完成。这是郁达夫身处人生转折、时局动荡的关键节点写就的重要中篇小说作品。现存手稿的部分，交代了小说最核心的背景、人物设定，是为《迷羊》之骨架。他发现，手稿第二章开篇那页，曾作为1982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《郁达夫文集》

第1卷的书前插图影印过。“当时我和王自立先生合作担任这套文集的编者。因缺少插图，曾向郁达夫儿子郁天民先生求助，他给我寄来了好几张郁达夫手稿照片，其中之一就是这《迷羊》第二章首页手稿。”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手稿用蓝色钢笔（部分略有褪色）书于12×25字格的日本鹰牌竖排原稿纸上，对折装订成册，应为后来的收藏者所装订。第二章第一页稿纸右侧有竖书“迷羊 郁达夫”五个毛笔字。手稿每一页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痕迹。比如，《迷羊》第一章中，小说主人公“我”，“买了一张票，从人丛和锣鼓声中挤了进去，在‘戏园’前排的一张正面桌上坐下了”。然后小说较为详细地描述戏园里的情景，手稿初稿有这样一段话：正厅的一二三四排里，坐着些年纪很轻，衣服很奢侈丽的，在那一个地方都有的时髦青年。郁达夫后改正和增补为：正厅的一二三四排里，坐了些年纪很轻，衣服很奢侈丽的，在中国的无论那一个地方都有的时髦青年。把“坐着”改为“坐了”，又新增了“中国的无论”五个字，意思就不一样了。

类似的修改和补充，在这册手稿本里比比皆是。根据比对，陈子善认为，这册手稿应是《迷羊》的正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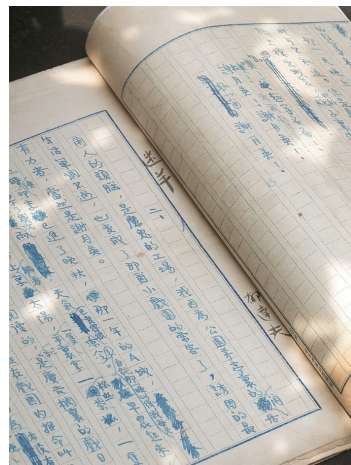
发排稿。

《迷羊》曾一纸风行

根据《日记九种》，现存《迷羊》手稿大部分为郁达夫在上海时期创作。而《迷羊》的出版也与上海有着深厚渊源。1927年11月1日，改革后的上海《北新》半月刊自第2卷第1号起，开始连载《迷羊》，每期连载一章，共连载了五期。

据《郁达夫年谱》记载，按照他当时的创作构想，《迷羊》“预计在三个月的中间，写它成功”，但实际的创作进度很快。1927年12月16日《北新》第2卷第4号连载《迷羊》第四章的末尾，编者加上了如下一段说明文字：达夫先生的《迷羊》，快将全部脱稿。果然，在1928年1月1日《北新》第2卷第5号连载第五章结束后，《迷羊》不再连载。1928年1月10日，《迷羊》全书十四章单行本就由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了。

《迷羊》一经出版，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。贺玉波、邵海美、刘大杰、韩侍桁等评论家先后撰文评介《迷羊》，有褒有贬，各抒己见。然而，《迷羊》一纸风行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据《迷羊》1929年3月10日北新书局第四版版权页，该书在一年又三个



月时间里，已经印行了四版共17000册。

陈子善告诉记者，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，他也有一本郁达夫的初版《迷羊》，如今，这本初版书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。“沧海桑田，26页《迷羊》手稿是如何保存下来的，第一章的前半部分手稿又是怎样散失的，第三至第十四章的手稿是否仍然存世？这一系列的疑问都是谜，恐都难以查考了。然而，确切无误，保存下来的这册《迷羊》手稿装订本的现身，将推动郁达夫小说、手稿和新文学研究的深入。”

据《文汇报》